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结构主义在美国的本土化过程研究

李摇增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摇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孙）数据

摇结构主义在美国的本土化过程研究辖李摇增著援—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圆[illegible]
摇[illegible]

摇Ⅰ圆结[illegible]摇Ⅱ圆李[illegible]摇Ⅲ圆结构主义（语言学）[illegible]研究[illegible]美国Ⅳ圆[illegible]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孙数据核字（圆[illegible]）第 [illegible]号

□出 版 人：贾国祥
□责任编辑：张玉夺摇□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邓江英摇□责任印制：张文霞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illegible]号（[illegible]
电话：[illegible]
传真：[illegible]
网址：[illegible]
电子函件：[illegible]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印刷
摇 [illegible]年 远月第 [illegible]版摇[illegible]年 远月第 [illegible]次印刷
开本：[illegible]印张：[illegible]摇字数：[illegible]千
印数：[illegible]

定价：[illegible]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孕期营养

韵则帅馨群壮果嫩巢僧鼎凿蚕渐营蒸蒸凿僧赠嫩孕馨醒醒营则醒醒操援
云醒精馨阅蒸蒸员①

栽蒸离则操蒸帅烁遭蒸鹏携释馨操馨馨释蒸蒸帅果皂僧蒸糟则醒营馨郎赠醒壮蚕馨壮蚕赠嫩孕馨醒醒营则醒醒操援云醒精馨阅蒸蒸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孀嫩鬱鬮鬱鋁孀鬱鍰

隅杜恍鑿鼾葬澤鑿鋁剩鑿鬱鬮糱杜糱杜遭糱煉鬱鬮糱鍰孀嫩鬱鬮鬱皂 慘釋蛩嫩鬱鬮糱蛩嫩糱恍鑿鼾葬蛩嫩糱鑿鬱鬮糱糊糱嫩糱遭鬱糱嫩恍鬱鬮糱雜彩糱糱鬱鄧葬鬱澤鬱鬮糱嫩糱嫩糱杜遭糱葬凿蛩嫩糱鬱鬮糱釋嫩糱嫩糱灶糱贈 蛩糱葬遭鬱嫩糱剩慘糱鬱鬮糱皂葬凿遭鬱糱嫩糱嫩糱遭糱嫩糱嫩糱嫩

糟醛泽阅黑藻泽赠剿醛是皂藻勻强剿憎煤寒烦嫌酸强强皂 贵赠醛醛泽赚藻皂黑喊糟醛寿赠藻藻泽赚剿憎煤寒烦嫌酸强强皂 泽藻则 赚藻皂黑黑醛强强燃泽皂醛赠强赠烦赠剿醛强皂醛

第一章摇从语言学到结构主义

摇摇

一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illegible]）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是当之无愧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先驱。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illegible]世纪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把语言作为系统或体系来研究的观点，并以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作为建立这一系统的坚实基础。这些概念包括语言（[illegible]）与言语（[illegible]）、能指（[illegible]）与所指（[illegible]）、共时性（[illegible]）与历时性（[illegible]）、句段关系（[illegible]）与联想关系（[illegible]）或称横向组合（[illegible]）与纵向聚合（[illegible]），形成了一套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这套语言模式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者、布拉格学派，特别是为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首先，索绪尔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指出，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性的、针对某种特殊现象的研究，语言学的任务是“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概括一切历史

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①]语言学的对象应该是语言（langage）而不是言语（parole）。这里索绪尔将人类的言语活动分成两部分：语言和言语。语言学一开始就应该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做言语活动等其他一切表现活动的准则。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产物，又是言语活动的规则和工具。语言是人的抽象语言系统，言语则是人的具体说话行为；语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制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行为；语言具有统一性，而言语行为则是异质的。二者相互依存，但有不同的性质。为了说明二者的关系，索绪尔还以象棋为例：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有如象棋规则与一盘象棋游戏，象棋规则决定着每一盘象棋游戏，但它又必须在每盘棋棋子间的相互关系中获得具体形式。即言语受语言支配，语言表现在言语活动之中。索绪尔在区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时又进一步强调：“一部分（语言的语言学——著者注）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言语的语言学——著者注）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②]从中可以看出，语言的语言学是索绪尔关注和研究的惟一对象。

索绪尔反复强调语言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内在、稳定、社会性的整体系统。在[illegible]多页的讲稿里，仅“系统”一词，他共重复了[illegible]次。后来，结构主义者正是从这一概念里获得启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理论大厦。虽然他们使用了“结构”一词，但是它同“系统”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系统并不能表现出真正的实体存在。人们为了使语言成为研究的对象，必须从个体的说话（言语）之中寻找证据。语言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illegible]，第[illegible]页。

② 同上书，第[illegible]页。

它必须既能展示它的表面现象,又能揭示支配那些现象的系统。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语言系统这个整体,那么他就对这个系统中任何要素都一窍不通。能指和所指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它们只有处在系统之中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索绪尔的这一设想使后来的结构主义者茅塞顿开。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缺少对文学系统的认识,那么任何文学作品都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俄国形式主义者才坚持文学研究的最终对象应该是“文学性”。诺思洛普·弗莱主张应该把文学看成由词汇组成的一种秩序,而不是作品的汇集。

其次,在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之后,索绪尔又设计出一些概念性的工具来描述这一系统及其构成因素。第一,他重新界定了语言系统的基本要素——符号。他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①“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②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音响形象既指我们耳朵实际听到的声音,又指我们想像用我们的大脑的耳朵所听到的声音(例如,我们自言自语或者默读时)。总之,音响形象是一种“心理印迹”,是“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③例如,“猫”的能指并不是读这个词时所产生的声音,而是这个声音给我们留下的音响形象,这个音响形象是一个心理实体。第二,为了更准确地表达符号的特性,索绪尔使用了能指([illegible])和所指([illegible])两个术语。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语言符号指代的观念。

索绪尔指出运用这一对术语的好处在于,既能表明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从属的整体之间的对立。这是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illegible]普通语言学教程[illegible]北京:商务印书馆,[illegible]

② 同上书[illegible]

③ 同上书[illegibl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种典型的二元论,结构主义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认同。索绪尔进一步强调,符号有两个头等重要的特征,其中之一是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认为,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他写道:"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①接着,他又举例说明,在法语里,"姊妹"这一概念与用来做它的能指的 [illegible] 则这串声音没有任何的内在关系,它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达。再比如,"牛"这个所指在德国是 [illegible],在法语里则是 [illegible]。符号的任意性表明,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纯粹是自然的,约定俗成的。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有两个含意:第一,它指说话者对符号没有选择的自由,一个语言符号在语言的集体里位置确定之后,个人不能对它实施任何改变;第二,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符号的第二个特征是能指的"线条性"。索绪尔认为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1)它体现一个长度,(2)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这个特征看上去有点简单,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它对索绪尔提出的"句段关系"十分重要。

索绪尔对语言学同时也是对结构主义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概念。他首先探讨了区分这两种语言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任何科学研究都应依靠"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来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同时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因素都应排除在外;连续轴线指的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illegible]

是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他警告说,如果不考虑这两条轴线,就无法进行严密的科学研究。而语言比其他任何系统都更适合按照这种轴线顺次加以研究。因此,索绪尔考虑将语言学分成两种——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前者研究语言的状态(共时态),后者研究语言的演化阶段(历时态)。在此基础上,索绪尔进一步提出并界定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的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①索绪尔虽然提出了两种语言学的概念,并对二者都进行了论述,但纵观《普通语言学教程》我们不难发现,索绪尔的兴趣重点显然放在共时语言学上面。他不断地强调共时语言学的研究着眼于语言的某一时代特征或某种状态,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语言在任何时候都要取决于同时代的价值系统。索绪尔关于共时语言学的论述对结构主义启发很大。在对一个系统进行共时研究时,需要选择这一系统在某一时刻所表现的特定状态,不去考虑它的历史演化。结构主义在进行文学作品研究时,也总是喜欢把作品看成一个孤立的、自足的系统,并割断它与作者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间的联系。

在共时语言学研究中,索绪尔提醒人们要注意语言系统中的符号差异性原则及符号的两种关系:句段(组合)关系和联想(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系统。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符号的差异决定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他这样写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语言中只有差别。此外,差别一般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illegible]

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是在语言学里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就拿所指和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和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①这意味着在语言系统之内,应根据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来确定一个符号。概念差别是指价值的概念部分只是由它与语言中的其他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构成。比如,如果没有“非桌子”的概念,“桌子”就不可能意指任何东西;没有善也就没有恶。所以,我们应该在一个差异系统内部考虑一个符号的概念。声音差别指的是,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例如,法语中的“父亲”(père)和母亲(mère)间的差别来自它们不同的音响形象。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它本身并不是语言,它只是语言的原材料,构成语言的是音响形象间的差异。因此,在人们能够听出声音差别的前提下,发音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对于一个语言系统来说,保持概念和声音的差别是非常必要的。正如索绪尔指出的那样:“语言像任何符号系统一样,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该符号。”“差别造成特征。”②

在语言系统中符号之间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关系有两种:句段(组合)关系([illegible])和联想(聚合)关系([illegible])。语言各项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这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一个符号的位置和意义正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

在索绪尔看来,一个符号是与句子中的前后符号相对立的,这就形成了符号间的句段关系,这一关系是以前面提到的语言的线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illegible],第[illegible]页。

②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illegible],第[illegible]页。

条性特征为基础的。他认为,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者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句段关系是一种在场关系([illegible],也就是说,它的所在地出现在句子之中。一个符号除了与其前后的符号对立之外,也与它所处的句子之外的符号对立。由于这些符号同属一种语言,它跟这些符号便形成了联想关系,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联想的基础是词与词之间意义或形式上的相似。联想关系是不在场的([illegible],其所在地潜藏在人们的记忆里,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这对关系术语后来变成了横向组合([illegible]关系和纵向聚合([illegible]关系。结构主义者把这对语言的结构关系引申到其文学研究当中。比如,雅各布森将之演变成“转喻”([illegible]和“隐喻”([illegible]的关系。普罗普对俄国民间故事所作的结构分析,被认为采用的是典型的横向组合关系分析,即在文本的基础上作线性的归纳研究,而列维 原施特劳斯的神话分析被认为是纵向聚合关系研究的经典。那些将诗歌分为音素、词素、诗行、诗节的研究也被列为在横向组合层次上进行的结构分析。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贯穿索绪尔语言模式始终的是“二元对立”的原则,它是索绪尔思想的哲学基础。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二元对立是典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传统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式。二元对立的原则几乎渗透每个结构主义批评家的思想之中。美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江奈森·卡勒说:“的确,结构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简单的,即二元对立。无论语言学的模式还起过什么别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它鼓动了

结构主义者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思考，无论他们研究什么材料，都在其中去寻找功能上相互对立的两面。”①二元对立的方法被结构主义者广泛地采用，如雅各布森对语音元素的分析，巴特对拉辛戏剧的分析，列维 原施特劳斯对亲属关系和饮食方式的分析。

除了索绪尔和雅各布森之外，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爱米丽·本维尼斯特（耘差篮蓁月藻仕鼎蓁圆藻 也对结构主义在法国的产生起过重要作用。本维尼斯特被认为是索绪尔理论最富于创造性的阐释者和推广者。他在《普通语言学中的种种问题》一书中写道：“灵怨世纪和 圆园世纪的主导特征。”②而索绪尔建立了反历史式的系统原则，并把它作为其理论的首要原则。历史比较语言学世纪初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全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历史成为必要的视角，连续性成为解释的原则，语言被分割成孤立的要素，每个要素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化规律。这些便是语言学教条借用语言的外部因素，诸如地理、移民、人口等因素，来解释语言的实际行为（言语），并相信语言行为受制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索绪尔却改弦易辙，将语言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永恒的在场 ;索绪尔曾将语言系统比做交响乐，指出交响乐本身与交响乐的演奏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语言有着自己的内在安排，对语言的界定要先将与这个系统或有机体无关的东西排除在外。在阐述索绪尔语言学的划时代意义后，本维尼斯特接着强调，索绪尔理论的进步性在于他将过去人们对在语言学研究中采用的外在方法（对个别语言现象及影响语言的外部因素的研究）的注意引向对内部方法的注意 ;对独立的语言系统的注意。这一语言系统就是结构。从这一

① 悦员遭则 分学群援泽援列则遭则遭则遭

角度上看,是本维尼斯特在“系统”和“结构”中间画上了等号。他还为结构下了定义,并对系统与结构的关系作了说明:“结构,特别是在欧洲,指的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的排列,以及这些整体中相互限定的部分显而易见的一致性。”①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它的任务就是分析其结构。任何一个系统都由相互影响的单位构成,并依靠这些单位的内部排列与其他系统区别开来。正是这种排列构成了系统的结构。有些排列是常见的,有些排列是罕见的,而有些排列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但永远不会实现。将语言视为一个由结构组成的系统进行揭示和描述便是采用了结构主义观点。

本维尼斯特一方面积极地向法国学术界宣传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一方面也在试图修正索绪尔理论中的一些矛盾的观点。特别是他对后者关于符号的任意性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既然一个特定文化中语言的使用者不能随意将任何一个音响形象与一个特定的概念联系起来,那么,从语言使用者角度来看,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就不是任意的,相反,它是必要的。能指和所指间的联系非常密切,非常深刻,没有必要再隔离出一个联系行为来。显然,索绪尔犯了一个错误,把所指当成了先于语言的心理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维尼斯特重新引入指代([illegible])这一术语,并宣称“任意性”只能在符号与它所指代的现实之间出现。此外,他在探讨言语理论时,他试图将之区分为[illegible]言语和[illegible]言语,这一观点对结构主义关于主体的语言构成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本维尼斯特的努力促进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法国的传播。他的一些观点后来被包括雅各布森、巴特、拉康在内的

① [illegible]

需要上架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